

研究社会主义精神财富 创造事业的学问——文化学

钱学森

近年来，作者主张从宏观的角度、从加强与改善党对各项社会事业领导的高度，建立各有关社会事业的现代组织管理理论。本文是作者的这一主张在精神财富创造事业问题上的展开与深化。作者提出，对应于研究物质财富生产事业的经济学，有必要建立一门研究精神财富创造事业的新的社会科学——文化学。为此，作者论证了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阐述了在我国的国策中为什么明确规定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理由。作者指出，文化学是组织管理精神财富创造事业的专业基础理论，是一门综合性的科学。组织管理精神财富创造事业，要使用系统工程的一般理论和方法，建立它所属各部门自己的系统工程。作者还提出了我国精神财富创造事业中一些有待研究解决的现实课题，为文化学的内容勾画出了一个粗略的轮廓。

作者钱学森，一九一一年生，我国著名科学家。现任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的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三年前，乌家培同志和我写过一篇关于社会工程的文章^①，说的是组织管理社会主义建设的技術，一种国家规模的系统工程。后来，我感到那篇东西只着重讲了经济问题，有局限性，所以又写了一篇文章^②，讲了国家八个方面的功能：物质财富的生产、精神财富的创造、服务事业、国家管理机构、社会主义法治、国际交往、国防事业以及环境保护和改造。在这里，我想再比较深入地讲讲同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有关的问题；并对应于研究物质财富生产事业的经济学，提出一门新的社会科学——文化学。谬误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同志们指教。

我想，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必须首先

① 钱学森、乌家培：《组织管理社会主义建设的技術——社会工程》，《经济管理》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五页。

② 钱学森：《我国的國家功能结构体系——再谈社会工程》，未公开发表。

搞清楚。长期以来, 这项事业在国家财政计划中被归入“科教文”口。这方面的投资往往被看成为消费性的财政支出, 似乎不能回收投进去的钱。因此, 发展精神财富创造事业的劲头总没有发展物质财富生产的劲头大。为了澄清这个问题, 还得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讲起。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 客观世界是第一性的, 人的主观世界是第二性的。人要通过社会实践认识客观规律; 认识和掌握了客观规律才能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并同时改造自己。辩证唯物主义就是这样明确了主观对于客观的依从关系, 但又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人正是作为认识主体掌握客观规律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这些当然是不能任意改变的原理, 是我们的哲学家们所熟知的。但哲学家们似乎不太深究认识主体在人类社会中的发展变化、认识主体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关系。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 这不容置疑。但只实践而不总结实践的经验, 不把经验上升为理论, 也不能认识客观世界。认识主体就是总结经验的人。当然, 谁也没有本事不让谁思考, 谁也没有禁止谁总结经验。但实际的情况如何? 在原始公社时期, 生产力水平很低, 公社的成员虽然平等, 大家一样, 可是, 第一, 当时知识非常少; 第二, 温饱生存尚且成问题, 也不可能有多少时间去思考, 所以认识客观世界的步伐十分缓慢, 要几十万年才发展到奴隶社会。这时, 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出现了阶级的分化, 也出现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广大奴隶只是被当成会说话的工具, 而奴隶主们却能不劳而获, 能有时间思考。他们受教育、有知识, 因而认识客观世界的步伐大大加快了。在我国, 到了奴隶制崩溃的春秋战国时期, 教育从官学中解放出来, 私学兴起, 知识下移, 一部分受过教育的、有知识的人成了认识主体中的主力军。他们是中国的第一代知识分子。

到了封建社会, 认识主体中的劳动人民仍然肩负着繁重的劳动, 并在困难的条件下总结着生产劳动的直接经验。而知识分子虽然作为依附于封建统治阶级的一个阶层, 大都被吸引去为统治阶级服务, 其中也有人能够跳出这个局限, 发挥了活跃的认识主体作用, 对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 这时的教育规模不大, 学制也束缚人, 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步伐仍然是缓慢的。封建社会延续了千年至两千年, 便是明证。

资本主义的兴起大大加快了人认识客观世界的进度。资产阶级为了他本身的利益, 大力普及教育, 造就了庞大的知识分子队伍, 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现在, 已进入垄断资本主义的国家, 在生产力发展和生活条件改善的同时, 大体上消除了文盲, 普及了中等教育, 成年人中的高等院校毕业生也占了将近十分之一。

从以上叙述的历史事实来看, 阶级社会中出现了人作为认识主体的实际不平等, 而这种不平等又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进步而逐渐减弱。但实际上的不平等并没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消亡, 这主要是受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制约; 另外,

也因为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是高度发展了的知识体系,要再进一步发展这个体系,创造出新的人类精神财富,必须有比较高的知识水平,不但中学文化水平不够了,就连大学文化水平也有困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受教育与劳动就业的现实矛盾,这不能不限制劳动人民获得成为名副其实的认识主体的机会。这些问题都是带根本性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是无法解决的。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社会主义是以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而在共产主义社会,人要得到极大的解放,人人都要成为名副其实的认识主体。我们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就要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奋斗,这是个原则。与此并行的是,社会主义民主是真正要人民当家作主的,因此国家要培养人民当家作主的能力。这都说明为什么我们在国策中明确地规定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们的目标是使我国全体人民都具有很高的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修养。我们应该在生产发展所允许的条件下,最快地普及教育,普及科学技术,普及文学艺术,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由于工作中的失误,我们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走过弯路,受过挫折。但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结果,恰恰相反,它是与社会主义的本质不相容的。建立一门研究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的学问,正是为了探索如何使人民群众更快地成为认识主体的规律,以便克服工作中的盲目性,提高自觉性,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作为认识主体的潜力。

是的,社会主义将使历史上形成的人作为认识主体的实际不平等逐步消亡!

二

我们提出:为了能从社会实践中总结经验,找出客观世界的规律,就必须有比较高的知识文化水平。这是对认识主体规定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必备条件。我们应该对此作更深入的分析。

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成果,自有语言文字以来,已经长期不限于认识个体自己所有,而是公之于集体,传之于后代。这就成了公有的知识文化财富,也就是我们讲的精神财富。这些精神财富必然受创造它的人的主观意识的影响。封建主有他们看问题分析问题的立场和观点;资本家有他们看问题、分析问题的立场和观点,也就是说,他们都有局限性。当然,在认识社会和认识自然的不同范畴内,这种局限性的表现形式及其程度是有所不同的;但从总体上看,人的主观意识、阶级倾向对精神财富的影响却是不可否认的。在我们国家,我们的精神财富必须是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利于社会主义文明的,所以要加一个限制词,叫社会主义精神财富,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还要懂得:社会主义精神财富不是哪一个人能独自创造出来的,而是上下几千年,全人类劳动的结果。到了今天,任何一个人,即使想要为这一财富增加一点点

东西,也必须首先有知识文化。这就是说,今天的认识主体不但要同客观世界打交道,而且从一开始就要同精神财富打交道。这样,在人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就有三个方面在起相互作用:人——认识的主体;客观世界——认识的对象;精神财富——全人类所创造的认识工具。这里必须明确:客观世界,也就是物质,是第一性的;起认识作用的人的意识,也就是精神,是大脑的产品,是第二性的;精神财富是人类创造的,反映了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当然也是第二性的。这个说法比起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发展:在客观世界和作为认识主体的人之外,加了精神财富这个不同于二者的第三者。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原理没有变,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

英国哲学家 K·波普尔爵士也有一个类似的理论。他把客观世界叫做“世界一”,人的主观世界叫做“世界二”,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叫做“世界三”,也就是所谓三个世界理论。在我们国家,有的同志表示赞成波普尔的说法^①,也有的同志表示不同意^②。我认为波普尔对精神财富重要性的阐发,有很中肯的话,如:即使一场世界大战把全部物质财富都摧毁了,只要“世界三”还在,那么人,“世界二”,就能用几十年、百年的时间,把现代世界重新建设起来;但如果连“世界三”也摧毁无遗了,那重建现代世界就要再走一遍人类万年以至几十万年所走过的历程!但波普尔对“世界三”也讲了些很错误的话,如“世界三”具有什么“实在性”(独立性)和“自主性”等。这也正说明他真正实践了他自己标榜的二元论和反马克思主义立场,这是我们应该讲清楚的。

现代精神财富创造活动,除了上述特点以外,还应该指出其社会化的性质,科学技术工作如此,文学艺术也是如此。可以说,精神财富的创造是一种事业或产业。我以前曾和有些同志一样,把它叫做“第四产业”^③。这是继国外所谓“第一次产业”、即农业(美国也把矿业包括在内)、“第二次产业”、即制造业,“第三次产业”、即服务业之后的又一个产业。我现在想,这个名词不能使人一目了然,在我们国家还是以用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这个词为宜。这也是要说明的。

三

社会主义精神财富的创造事业包括哪些方面?我想,它应该包括自然科学技术的

① 黄顺基、刘大椿、李辉:《哲学基本问题和波普的“三个世界”》,《哲学研究》一九八一年第十一期,第二九页。

② 任鹰:《论哲学基本问题和波普的“三个世界”》,《哲学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三期,第二三页。

③ 钱学森:《重视科学文化,发展“第四产业”》,《人民日报》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七日,第三版。

研究、社会科学和社会技术的研究^①、文学艺术的创作、全部教育事业、书刊和报纸的编辑出版、体育事业、情报资料业、电影业、广播业,以及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等。这项事业当然和社会主义的其它事业有许多接触点,在研究讨论中应该划分清楚。例如,工业产品的设计、试制,我认为不属精神财富创造事业,而应该划归工业,因为它与后者关系更密切些。再如党和国家机关中的政策研究工作,也不宜归入精神财富创造事业,因为它与国家机关的关系更密切些。

现在让我们来研究本文的主题。关于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的学问,可以从最实际的工作说起。首先,精神财富的创造既然是一项事业,而且是社会化的事业,就得有个组织管理的学问,或叫组织管理的技术。这就是系统工程^②,是用现代科学技术搞组织管理的工程技术。不同组织管理的对象需要不相同的方法,所以有不同的各门系统工程。我以前就探讨过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系统工程^③,叫科研系统工程。和它密切相关的还有计量系统工程和标准化系统工程^④。对教育事业,培养人才的事业,我也考虑过教育系统工程^⑤和人才系统工程^⑥。至于文学艺术和广播电视事业,当然有非常重要的组织管理工作,国务院就专门设置了文化部和广播电视部。这些政府部门完全可以用科学的方法,用文艺系统工程来进行组织管理。同样,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的其它部门也都可以运用现代的组织管理技术,要有它自己的系统工程。

所以,精神财富创造事业的组织管理技术,它所属各部门自己的系统工程,是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首先要研究的学问。对于教育事业和科学技术事业而言,这方面的论述已经有过不少;可是,文学艺术事业的组织管理技术看来还是个薄弱环节,多年的经验还有待于认真总结,使它成为一门系统工程。建立一门系统工程,不管其对象是什么,都要引用系统工程的一般理论和方法,如运筹学和电子计算机技术^⑦;有时还要引用另外两门技术科学——控制论和信息论。这是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所属的各门组织管理技术的共同基础。

除了共同基础,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所属的各门系统工程还有针对各自对象的相应的理论科学。这些科学是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的学问中更高的一个层

① 钱学森:《从社会科学到社会技术》,《文汇报》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九日,第三版。

② 钱学森、许国志、王寿云:《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文汇报》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七日,第一、四版。

③ 钱学森:《论科学技术研究的组织管理与科研系统工程》,《系统工程与科学管理》一九八〇年第一期,第一页。

④⑤ 钱学森:《大力发展系统工程,尽早建立系统科学的体系》,《光明日报》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日,第二版。

⑥ 钱学森:《社会主义的人才系统工程》,《红旗》一九八二年第二期,第十九页。

⑦ 钱学森:《大力发展系统工程,尽早建立系统科学的体系》,《光明日报》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日,第二版。

次, 是比组织管理技术更理论化的一个台阶。对教育事业来说, 就是教育学或教育科学, 这是建立得比较早的, 少说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当然, 它还在发展。也有些同志鼓吹新名词, 提出搞什么教育控制论^①, 是否有道理, 尚待研究。对科学技术事业来说, 相应的理论学科是科学学, 这是在本世纪才提出来的, 从三十年代算起才五十年。因为新, 大家对科学学的内容看法不完全一致, 各家著述各有取舍^②; 但总的说来还是认为, 科学学是把科学技术工作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一个方面来研究的。我自己曾把科学学再细分为几个部分^③, 讲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叫科学技术体系学^④, 讲现代科学技术力量的构成的叫科学能力学, 讲现代科学技术与社会进步的关系的叫政治科学学。这样划分科学学的内容, 也不见得全面。我现在想, 当代科学技术的行政管理工作中常常出现这样的要求: 当一项科技工作在其进行到一定程度、初见端倪的时候, 应对其最后成果的社会作用作出估价。做到这一点自然不容易; 但对计划工作、人力物力的配备却很重要。这又可以成为科学学的一个分支, 可以称之为数量科学学。

至于组织管理文学艺术工作的理论学科, 以前好象还没有提出来。我最近仿照科学学的先例, 提出文艺学^⑤ 这样一门学问, 还认为文艺学中也应有研究社会影响的政治文艺学和研究文学艺术结构的文艺体系学, 这无非是抛砖引玉, 请大家都来研究文学艺术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学问。

除了教育学、科学学和文艺学之外, 同研究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的学问有关的还有新闻学、体育学和情报学等等。这里就不一一陈述了。

四

从前面讲的一些情况, 也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教育学出现最早, 有几百年的历史; 科学学却晚得多, 才有五十年的历史; 而文艺学到现在还没有确立?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 这也很清楚。教育事业早就被国家统治阶级认为是同培养接班人有关的大问题, 必须从国家的高度来抓, 所以早就花力气来研究了。科学技

① 一九八一年七月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召开了“中国教育控制论第二次学术讨论会”, 会上对教育控制论的内容有三种意见: 一是教育过程的控制问题; 二是教育过程本身; 三是教与学的行为。

② 雷明:《我国科学学当前研究简况》,《新华月报》(文摘版)一九八一年第十二期, 第二〇六页。

③ 钱学森:《关于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学的问题》,《科研管理》一九八〇年第一期, 第一页。

④ 钱学森:《现代科学的结构——再谈科学技术体系学》,《哲学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三期, 第十九页。

⑤ 钱学森:《我看文艺学》,《艺术世界》一九八二年第五期, 第一页。

术呢?西欧资产阶级从十六世纪出现于历史舞台,到十八世纪夺取了国家统治权。诚然,由于发展生产的需要,他们从一开始就重视科学技术方面的活动。但国家直接干预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晚一些,大体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而国家的全面干预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事。所以,把科学技术作为社会活动的一个方面来研究的科学学,晚至本世纪三十年代才出现。至于文学艺术更是如此。资本主义国家直到现在也没有把它当作国家大事来抓,当然不会有什么建立文艺学的问题。这个历史的分析也可以说明,在我们社会主义中国,情况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正如本文第一节讲的,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我们的伟大战略目标。我们从根本上认识到创造社会主义精神财富的重要性。我们党和国家下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教育事业以及其它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所以我们要研究创造精神财富的全部学问。我想,分散地提这门学问、那门学问不行了,要综合地提,全面地提,所以建议称这门学问为文化学。文化学是关于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的基础理论。

当然,文化学不能代替教育学、科学学、文艺学、新闻学、体育学或情报学等具体学科,而应当是所有这些学问的综合。具体研究内容还可以逐步探讨,一点一点深入。我认为,现在已经可以提出几个在当前现实生活中已经出现的课题:

在我们国家,党是领导一切的。所以,文化学的第一个课题就是要研究如何在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中加强党的领导与改善党的领导。这里面的关键似乎是,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坚定不移的要求下,要同时注意到精神财富创造的内在规律。违背客观规律是不能不受到惩罚的。

与这个问题相关联还有另一个文化学的课题:国家领导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的体制。现行体制有不少问题,希望早日实现改革。

社会主义革命是消灭阶级剥削和私有制并逐步走向共产主义的伟大革命。但也正因为处于革命转变过程之中,一方面,历史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残余仍然存在;另一方面,又因外面资本主义国家还很多,国际交往中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还不断袭来。在这样的具体条件下,如何提高我们队伍的思想政治水平,发扬共产主义风格,是文化学的又一课题。最近,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已同意并向全国转发了北京市科技工作者倡议的《首都科技工作者科学道德规范》,中国文联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也通过了《文艺工作者公约》,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按一个人为社会创造的价值来分配。在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活动中,一个人所创造的劳动价值是他接受分配额的依据,所以确立精神财富的社会价值和公平分配制度的理论是文化学的又一个课题。当然,现在对具体分配报酬的方法已有不少建议,但似乎还没有理论。

跟上述课题有关的是对精神财富的保护,不论国家的、集体的或个人的都不允许掠夺或破坏。这里也有国际交往带来的复杂性。这是文化学中与法学有关的研究课

题。

精神财富的创造具有社会化的性质，因此，集体中的交流讨论和不同专业之间的交往非常重要。现在，我们的教学人员与研究人员各据一方，有彼此分割的现象。在高等学校中，就连基础课教师和专业课教师也是固定的，不能调换。文学艺术工作者和科学技术工作者更隔绝到互不往来的程度。为了克服这些不正常的现象，使精神财富创造事业欣欣向荣，文化学要研究多学科“杂交”甚至“远缘杂交”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所以专家与群众、创造精神财富的专业工作者和从事其它事业的工作者之间的相互帮助与协作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人、农民的生产经验要得到科学技术工作者的重视，其中很可能有新事物的萌芽。因此，文化学要研究依靠群众的理论。

今天，我国专门从事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的人，包括这方面的工人，大约才一千多万人，约占成年人口的百分之二；只有五十分之一。这是多么小的一个比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按照宪法规定的建国方针，这个比例肯定要逐步上升。将来有一天，当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起来的时候，国家劳动人口的过半数会是专门从事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的人。这是一个多么艰巨的历史任务！为此，我们一定要象搞经济学和它的分支学科那样，建立并研究文化学，其中包括建立并研究文艺学，深入研究教育学、科学学、新闻学、体育学、情报学；一定要发展组织管理各门精神财富创造事业的技术——各门系统工程，包括文艺系统工程、科研系统工程等等。展望这一前景，我们能不感到振奋吗？

〔本文责任编辑：李克敬〕